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
No. 153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梁釋僧祐撰

孫綽喻道論
宗居士炳答何承天書難白黑論

孫綽喻道論

或有疑至道者喻之曰夫六合遐邈庶類殽
充千變萬化渾然無端是以有方之識各期
所見鱗介之物不達皐壤之事毛羽之族不
識流浪之勢自得於窗井者則怵遊溟之量
翻翥於數仞者則疑沖天之力纏束世教之
內肆觀周孔之跡謂至德窮於堯舜微言盡
乎老易焉復覩夫方外之妙趣寰中之玄照

乎悲夫章甫之委裸俗韶夏之棄鄙俚至眞絶於漫習大道廢於曲士也若窮迷而不遷者非諄諭之所感試明其旨庶乎有悟於其聞者焉

夫佛也者體道也者導物者也應感順通無爲而無不爲者也無爲故虛寂自然無不爲故神化萬物萬物之求卑高不同故訓致之術或精或麁悟上識則舉其宗本不順者復殃放酒者羅刑婬爲大罰盜者抶罪三辟五刑犯則無赦此王者之常制宰牧之所司也若聖王御世百司明達則向之罪人必見窮測無逃形之地矣使姦惡者不得容其私則國無違民而賢善之流必見旌敘矣且君明臣公世清理治猶能令善惡得所曲直不濫況神明所蒞無遠近幽深聰明正直罰惡祐善者哉故毫氂之功錙銖之譬報應之期不可得而差矣歷觀古今禍福之證皆有由緣載籍昭然豈可掩哉何者陰謀之門子孫不昌三世之將道家明忌斯非兵凶戰危積殺之所致耶若夫魏顆從始而致結草之報子都守信而受騶驥之錫齊襄委罪故有墜車之禍晉慧棄禮故有斡韓之困斯皆死者報生之驗也至於宣孟愍翳桑之飢漂母哀淮陰之憊並以一餐拯其懸餒而趙蒙

倒戈之祐毋荷千金之賞斯一獲萬報不踰
世故立德闇昧之中而慶彰萬物之上陰行
陽曜自然之勢譬猶灑粒於上壤而納百倍
之收地穀無情於人而自然之利至也
或難曰報應之事誠皆有徵則周孔之教何
不去殺而少正卯刑二叔伏誅耶
荅曰客可謂達教聲而不體教情者也謂聖
人有殺心乎曰無也荅曰子誠知其無心於
殺殺故百姓之心耳夫時移世異物有薄淳
結繩之前陶然大和暨于唐虞禮法始興爰
逮三代刑網滋彰刀斧雖嚴而猶不懲至于
君臣相滅父子相害吞噬之甚過於豺虎聖
人知人情之固於殺不可一朝而息故漸抑
以求厥中猶蝮蛇螫足斬之以全身癰疽附
體決之以救命亡一以存十亦輕重之所權故
刑依秋冬所以順時殺春蒐夏苗所以簡胎
乳三驅之禮禽來則韜弓聞聲覩生肉至則
不食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其於蜫虫每加隱
惻至於議獄緩死赦刑疑從輕寧失
有罪流涕授鉞哀矜勿喜生育之恩篤矣仁
愛之道盡矣所謂爲而不恃長而不宰德被
而功不在我日用而萬物不知舉茲以求足
以悟其歸矣
難曰周孔適時而教佛欲頓去之將何以懲

暴止姦統理群生者哉

答曰不然周孔即佛佛即周孔蓋外内名之耳故在皇爲皇在王爲王佛者梵語晉訓覺也覺之爲義悟物之謂猶孟軻以聖人爲先覺其旨一也應世軌物蓋亦隨時周孔救極弊佛被明其本耳共爲首尾其致不殊即如外聖有深淺之跡堯舜世夷故二后高讓湯武時難故兩君揮戈淵默之與赫斯其跡則胡越然其所以跡者何常有際哉故逆寻者每見其二順者無往不一或難曰周孔之教以孝爲首孝德之至百行之本本立道生通于神明故子之事親生則致其養没則奉其祀三千之責莫大無後體髮殘其天貌生廢色養終絶血食骨肉之親等之行路背理傷情莫此之甚而云弘道敦仁廣濟群生斯何異斬刈根本而修枝幹而言不殞碩茂未之聞見皮之不存毛將安附此大乖於世教子將何以祛之

答曰此誠窮俗之所甚惑倒見之爲大謬諮嗟而不能默已者也夫父子一體惟命同之故毋疾其指兒心懸駭者同氣之感也其同歡心孝之盡也父隆則子無間矣故唯得其歡

貴子貴則父尊故孝之爲貴貴能立身行道
永光厥親若甫甸懷袖日御三牲而不能令
萬物尊已舉世我賴以之養親其榮近矣夫
緣督以爲經守柔以爲常形名兩絶親我交
忘養親之道也既已明其宗且復爲客言其
次者夫忠孝名不並立顯叔違君書稱純孝
石碏戮子武節乃全傳曰子之能仕父教之
忠策名委質二乃辟也然則結纓公朝者子
道廢矣何則見危授命誓不顧親皆名注史
筆事標教首記注者豈復以不孝爲罪故諺
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明其雖小違於此
而大順於彼矣且觝放遐裔而禹不告退苟
令委棄命以尋父屈至公於私感斯一介之
小善非大者遠者矣周之秦伯遠棄骨肉託
跡殊域祝髮文身存亡不反而論稱至德書
著大賢誠以其忽南面之尊保沖虛之貴三
讓之功遠而毀傷之過微也故能大華夷俗
流風垂訓夷齊同餓首陽之上不恤孤竹之
胤仲尼目之爲仁賢評當者寧復可言悖德
乎梁之高行毀容守節宋之伯姬順理忘生
並名冠烈婦德範諸姬秉二婦之倫免愚悖
之譏耳率此以談在乎所守之輕重可知也
昔佛爲太子棄國學道欲全形以而遁恐不
免維繫故釋其鬚髮變其章服既外示不反

內修簡易於是捨華殿而即曠林解龍衮以
衣鹿裘遂垂條爲宇藉草爲茵去櫛梳之勞
息湯沐之煩頓馳驁之轡塞欲動之門目遏
玄黃耳絶淫聲口忘甘苦意放休戚心去於
累匈中抱一載乎營魄內思安般一數二隨
三止四觀五還六淨遊志三四出入十二門
禪定拱默山停淵淡神若寒灰形猶枯木端
坐六年道成號佛三達六通正覺無上雅身
丈六金色焜曜光遐日月聲協八風相三十
二好姿八十形倢群有神足無方於是遊步
三界之表恣化無窮之境迴天儛地飛山結
流存亡倏忽神變綿邈意之所指無往不通

大範群邪遷之正路衆魔小道靡不遵服于
斯時也天清地潤品物咸亨蠢蠕之生浸毓
靈液枯槁之類改瘁爲榮還照本國廣敷法
音父王感悟亦昇道場以此榮親何孝如之
於是後進篤志之士被服玅訓思齊高軌皆
由父老不異所尚承歡心而後動耳若有昆
弟之親者則服養不廢既得弘修大業而恩
紀不替且令逝沒者得福報以生天不復顧
歆於世祀斯豈非兼善大通之道乎夫東隣
宰牛西隣禴祀殷美忝褫周尚明德興喪之
期於茲著矣佛有十二部經其四部專以勸
孝爲事慇懃慰之旨可謂至矣而俗人不詳其

源流未涉其塲肆便瞥言妄說輒生攻難以
螢燭之見疑三光之盛芒隙之滴怪淵海之
量以誣罔爲辨以果敢爲名可謂狎大人而
傳天命者也

宗居士炳答何承天書難白黑論

何與宗書

近得賢從中郎書說足下勤西方法事賢者
志其大豈以萬劫爲奢但恨短生無以測寘
靈耳治城慧琳道人作白黑論乃爲衆僧所
排擯賴蒙值明主善救得免波羅夷耳既作
比丘乃不應明此白徒亦何爲不言足下試
尋二家誰爲長者吾甚昧然望有以佳悟何

承天白
宗答何書

所送琳道人白黑論辭清致美但吾闇於照
理猶未達其意既云幽冥之理不盡於人事
周孔疑而不辨釋氏辨而不實然則人事之
表幽闇之理爲取廓然唯空爲猶有神明耶
若廓然唯空衆聖並老何故皆云有神若有
神明復何以斷其不實如佛言今相與共在
常人之域料度近事猶多差錯以陷患禍及
博弈麁藝注意研之或謂生更死謂死實生
近事之中都未見有常得而無喪者何以決
斷天地之外窅劫之表冥冥之中必謂所辨

不實耶若推擇事不容得實則疑之可也今
人形至麁人神實妙以形從神豈得齊終心
之所感崩城隕霜白虹貫日太白入昴氣禁
之醫心作水火冷暖輒應況令以至明之智
至精之志專誠妙徹感以受身更生於七寶
之土何爲不可實哉又云析毫空樹無傷垂
蔭之茂堆材虛室無損輪煥之美貝錦以繁
采發華和羹以鹽梅致旨以塞本無之教又
不然矣佛經所謂本無者非謂衆緣和合者
皆空也垂蔭輪煥處物自可有耳故謂之有
諦性本無矣故謂之無諦吾雖不悉佛理謂
此唱居然甚矣自古千變萬化之有俄然皆
已空矣當其盛有之時豈不常有也必空之
實故俄而得以空耶亦如慧子所謂物方生
方死日方中方睨死睨之實桓頭明於未生
未中之前矣愚者不覩其理唯見其有故齊
侯攝爽鳩之餘僞而泣戀其樂賢者心與理
一故顏子庶乎屢空有若無實若虛也自顏
已下則各隨深淺而味其虛矣若又踰下縱
不能自清於至言以傾愛競之惑亦何常無
髣髴於一毫豈當反以一火增寒而更令戀
嗜好之欲乎乃云明無常增渴癉之情陳苦
僞篤競辰之慮其言過矣又以舟壑塘駟之
論已盈耳於中國非理之奧故不舉爲教本

謂剖析此理耳由指掌之民夫舟壑潛謝佛
經所謂見在不住矣誠能明之則物我常虛
豈非理之奧耶蓋悟之者寡故不以爲教本
耳支公所謂未與佛同也何爲以素聞於中
國而蔑其至言哉又以效神光無倥寸之明
驗靈變無纖芥之實徒稱無量之壽孰見期
頤之叟諸若此類皆謂於事不符夫神光靈
變及無量之壽皆由誠信幽寄故將生乎佛
土親睹光明其壽無量耳今沒於邪見慢誕
靈化理固天隔當何由覩其事之符乎夫心
不貪欲爲十善之本故能俯絕地獄仰生天
堂即亦服義蹈道理端心者矣今內懷虔仰
故禮拜悔罪達夫無常故情無所吝委妻子
而爲施豈有邀於百倍復何得乃云不由恭
肅之意不乘無吝之情乎泥洹以無樂爲樂
法身以無身爲身若本不希擬亦可爲增躰
逸之慮肇好奇之心若誠饗仰則躰逸稍除
而獲利於無利矣又何關利競之俗乎又云
道在無欲而以有欲要之俯仰之間非利不動
何誣佛之深哉夫佛家大趣自以八苦皆由
欲來明言十二因緣使高妙之流朗神明於
無生耳欲此道者可謂有欲於無欲矣至於
啓導麁近天堂地獄皆有影響之實亦由于
公以仁活招尅嚴氏以好殺致誅畏誅而欲

封者必舍殺而修仁矣厲妙行以希天堂謹
五戒以遠地獄雖有欲於可欲實踐日損之
清塗此亦西行而求鄙何患其不至哉又嫌
丹青眩媚采之目土木誇好壯之心成私樹
之權結師黨之勢要厲精之譽肆陵競之志
固黒蝗之醜或可謂作法於涼其弊猶貪耳
何得乃慢佛云作法於貪耶王莽竊六經以
篡帝位秦皇因朝覲而構阿房寧可復罪先
王之禮教哉又云宜廢顯晦之跡存其所要之
旨示來生者蔽虧於道釋不得已請問其旨
爲欲何要必欲使修利遷善以遂其性矣夫
聖無常心就萬物以爲心耳若身死神滅是
物之眞性但當即其必滅之性與周孔并力
致教使物無稟則遷善之實豈不純乎何誑
以不滅欺以佛理使燒祝髮膚絶其胖合所
遏苗裔數不可量爲害若是以傷盡性之美
釋氏何爲其不得已乎若不信之流亦不肯
修利而遷善矣夫信者則必著域犍陁勒夷
陁蜜竺法乘帛法祖竺法護于法蘭竺法行
于道邃關公則佛圖澄尸梨蜜郭文舉釋道
安支遁琳遠和尚之倫矣神理風操似殊不
在琳比丘之後寧當妄有毀人理落籍於不
實人之化哉皆靈奇之實引綿邈之心以成
神通清眞之業耳足下籍其不信遠迭此論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且世之疑者咸亦妙之故自力自咎以塵露
衆情夫世之然否佛法都是人興喪所大何
得相與共處以可否之間吾故罄其愚思制
明佛論以自獻所懷始成已令人書寫不及
此信晚更遣信可聞當付往也宗炳白

釋均善難

何承天前送均善論并諮求雅旨來咎周至
及以爲玆理興喪宜明不可但處以可否之
間吾雖不能一切依附亦不甚執偏見但求
夜光於巨海正自未得耳以爲佛經者善九
流之別家雜以道墨慈悲愛施與中國不異
大人君子仁爲已任心無億必且以形像彩
飾將諧常人耳目其爲糜損尚微其所弘益
或著是以兼而存之至于好事者遂以爲超
孔越老唯此爲貴斯未能求立言之本而眩
惑於末說者也知其言者當俟忘言之人若
唯取信天堂地獄之應因緣不滅之驗抑情
菲食盡勤禮拜庶幾罹帳之蓋升孫證之
坐淳于生所以大謔也論云衆聖老莊皆云
有神明復何以斷其不如佛言咎曰明有禮
樂幽有鬼神聖王所以爲教初不昧其有也
若果有來生報應周孔寧當緘默而無片言
耶若夫嬰兒之臨坑凡人爲之駭怛聖者豈
獨不仁哉又云人形至麁人神實妙以形從

神豈得齊終答曰形神相資古人譬以薪火薪弊火微薪盡火滅雖有其妙豈能獨傳又云心之所感崩城隕霜白虹貫日太白入昴氣禁之醫泠暖輒應專誠妙感以受身更生七寶之土何爲不可哉

答曰崩城隕霜貫日入昴不明來生之譬非今論所宜引也又見水火之禁冀其能生七寶之鄉猶觀大冶銷金冀其能自陶鑄終不能亦可知也又曰有諦無諦此唱居然甚安自古千變萬化有俄然皆已空矣當其盛有之時豈不常有必空之實愚者不知其理唯見其有答曰如論云當其盛有之時已有必空之實然則即物常空空物爲一矣今空有未殊而賢愚異稱何哉昔之所謂道者於形爲無形於事爲無事恬漠沖粹養智怡神豈獨變欲未除宿緣是畏唯見其有豈復是過以此嗤齊侯猶五十步笑百步耳又云舟壑潛謝佛經所謂見在不住誠能明之則物我常虛答曰潛謝不住豈非自生入死自有入無之謂乎故其言曰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憤死貿生亦云化爲異物又何足患此達乎死生之變者也而區區去就在生慮死心繫無量志生天堂吾黨之常虛異於是爲又云神光靈變及無量之壽皆由誠信幽

奇故映其明今没於邪見理固天隔答曰今亦不從慢化者求其光明但求之於誠信者耳尋釋迦之教以善權救物若果應驗若斯何爲不見其靈變以曉邪見之徒豈獨不愛數十百萬之說而吝俄頃神光徒爲化聲之辯竟無明於眞智終年疲役而不知所歸豈不哀哉又云內懷虔仰故禮拜悔罪達夫無常故情無所吝委妻子而爲施豈有邀於百倍荅曰繁巧以興事末若除貪欲而息競遵戒以洗悔未若剪榮冀以全朴況乃誘所尚以祈利忘天屬以要譽謂之無邀吾不信也又云泥洹以無樂爲樂法身以無身爲身若誠能餐仰則躰逸稍除獲利於無利矣荅曰泥洹以離苦爲樂法身以接苦爲身所以使餐仰之徒不能自絕耳果歸於無利勤者何獲而云獲於無利耶此乃形神俱盡之證恐非雅論所應明言也又云欲此道者可謂有欲於無欲矣至若啓導麁近者有影響之實亦猶于公以仁活致封嚴氏以好殺致誅厲妙行以希天堂謹五戒以遠地獄雖有欲於可欲實踐日損之塗此亦西行而求郢何患其不至荅曰謂麁近爲啓導比報應於影響不亦善乎但影響所因必稱形聲尋常之形安得八萬由旬之影乎所滯若有欲於無欲

猶是常滯於所欲夫耳目殊司工藝異業末伎所存慮猶不並是以金石克諧泰山不能呈其高鴻鵠方集冥秋不能傳其旨而欲以有欲成無欲希望就日揜雖云西行去郢茲遠如之何又云若身死神滅是物之眞性但當與周孔幷力致教何爲誑以不滅欺以佛理使燒祝髮膚絕其胖合以傷盡性之美苔曰華戎自有不同何者中國之人稟氣清和合仁抱義故周孔明性習之教外國之徒受性剛強貪欲忿戾故釋氏嚴五戒之科來論所謂聖無常心就物之性者也懲暴之戒莫苦乎地獄誘善之勸莫美乎天堂將盡殘害之根非中庸之謂周孔則不然順其天性去其甚泰婬盜著於五刑酒辜明于周誥春田不圍澤見生不忍死五犯三驅釣而不網是以仁愛普洽澤及豚魚嘉禮有常俎老者得食肉春耕秋收蠶織以時三靈格思百神咸秩方彼之所爲者豈不盡不弭哉又甄供灌之賞嚴疑法之罰述捕宰之問爲勸化之本演焄蒿之苔明來生之驗祝服盱衡而矜斯說者其麁心亦悍矣論又緇者陁尸梨之屬神理風燥不在琳比丘後足下既明常人不能料慶近事今何以了其勝否於百年之前數千里之外耶若琳比丘者僧貌而天虛似夫深

識眞僞殊不肯忌經護師崇餙巧說吾以是敬之孫興公論云竺法護之淵達于法蘭之純博足下欲比中土何士也及楚英之修仁寺荅融之賜行饉寧復有清眞風操乎昔在東邑有道含沙門自吳中來深見勸譬甚有懇誠因留三宿相爲說練形澄神之緣罪福起滅之驗皆有條貫吾拱聽讜言申旦忘寢退以爲士所以立身揚名著信行道者實賴周孔之教子路稱聞之而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吾所行者多矣何遽捨此而務彼又尋稱情立文之制知來生之爲奢究終身不已之哀悟受形之難稱罪聖人我師周孔豈欺我哉緣足下情篤故具陳始末想耆舊大智誨人不倦於此未默耳前已遣取明佛論遲尋至冀或朗然於心何承天白

荅何衡陽黑論

荅何衡陽難釋白黑論化畢志儒業意義撿著才敬覽來論抑裁佛法半也靈化超於玄極之表筆辨覈善可以警築世情實中區之美談也觀足下意非謂制佛法者非聖也但其法權而無實耳未審竟何以了其無實今相與斷見事大計失得略半也靈化超於玄極之表其故糺結於幽冥之中曾無神人指掌相語徒信史之闕文於焚燒之後便欲以廢頻神化相助寒心也夫聖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物有不得其所若已納之於隍令誑以不滅
欺以成佛使鬀首赭衣焚身然指不復用天
分以養父母夫婦父子之道從佛法已來沙
河以西三十六國未暨中華絶此緒者億垝
人矣東夷西羌或可聖賢及由金日磾得來
之類將生而不得生者多矣若使佛法無實
納隍之酷豈可勝言及經之權爲合何道而
云欲以矯誑過正以治外國則強忿戾之民
乎夫忿戾之類約法三章交賞見罰尚不信
懼寧復當以即色本無泥洹法身十二因緣
微塵劫數之言以治之乎稟此訓者皆足下
所謂稟氣清和懷仁抱義之徒也資清和以
踈微言罔義性以習妙行故遂能澄照觀法
法照俱空而至於道皆佛經所載而足下所
信矣至若近世通神令德若孫興公所讚八
賢友道琳所頌五哲皆時所共高故二子得
以綴筆復何得其謂妄語乎孫稱竺法護之
淵達于法蘭之淳博吾不關雅俗不知當比
何士然法蘭弟子道潛又秉也是護蘭二公當又
以對勝流云謂庾文秉也立又不悉世論若足下
出之吾都不識琳比之謂與文秉等者自可不後道邃猶當後護蘭
也前評未爲失言誠能僧貌天靈深識眞僞
何必非天帝釋化作故激厲以成佛耶白黑

論未可以爲誠實也來告所疑若實有來生報應周孔何故默無片言此固偏見之恒疑也眞宜所共明夫聖神玄發感而後應非先物而唱者也當商周之季民墜塗炭殺逆橫流舉世情而感聖者亂也故六經之應治而已矣是以無佛言焉劉向稱禹貢九州蓋述山海所記申毒之民偎人而愛人郭璞謂之天竺浮屠所典雖此之所夷然萬土星陳於太虛竟知孰爲華哉推其偎愛之感故浮屠之化應焉彼之麁者雜有亂虐君臣治此之精者隨時抱道情佛事亦存雖可有稟法性於伊洛飡眞際於洙泗苟史佚以非治道而不書卜商以皆儒術而弗編縱復或存於複壁之外典復爲秦王所燒周孔之無言未必審也夫玄虛之道靈仙之事世典未嘗無之而夫子道言遠見莊周之篇瑤池之宴乃從汲冢中出然則治之五經未可以塞天表之音化也難又曰若即物常空空物爲一空有未殊何得賢愚異稱夫佛經所稱即色爲空無復異者非謂無有而空耳有也則賢愚異稱空也則萬異俱空夫色不自色雖色而空緣合而有本自無有皆如幻之所作夢之所見雖有非有將來未至過去已滅見在不住又無定有凡此數義皆玄聖致極之理以

言斥之誠難朗然由此觀物我亦實覺其昭然所以曠焉增洗汰之清也足下當何能安之又云形神相資古人譬之薪火薪弊火微薪盡火滅雖有其妙豈能獨存夫火者薪之所生神非形之精神極則超形獨存無形而神存法身常住之謂也是以始自凡夫終則如來雖一生尚麁苟有識向萬劫不沒必習以清昇蝡蛉有子蜾蠃負之況在神明理蔭寶積之蓋昇鐙王之座何爲無期又疑釋迦以盡權救物豈獨不愛數十百萬之說而恪俄頃神光不以曉邪見之徒夫雖云善權感應顯昧各依罪福昔佛爲衆說又放光明皆素積妙誠故得神遊若時言成已著之筌故慢者可覩光明發由觀照邪見無緣瞻灑今覩經而不悛其慢先灑夫復何益若誠信之賢獨朗神照足下復何由知之而言者會復謂是妄說耳恒星不見夜明也考其年月即佛生放光之夜也管幼安風夜泛海同侶皆沒安於闇中見光投光赴島闔門獨濟夫佛無適莫唯善是應而致應若王祥郭巨之類不可稱說即亦見光之符也豈足下未見便無佛哉又陳周孔之盛唯方佛爲卑然此國治世君王之盛耳但精神無滅實運而已一生瞬息之中

八苦備有雖剋儒業以整俄頃而未幾已滅三監之難父子相疑兄弟相戮七十二子雖復昇堂入室年五十者曾無數人顏夭冉疾由醢予族賜滅其鬚匡陳之苦豈可勝言忍飢弘道諸國亂流竟何所救以佛法觀之唯見其哀豈非世物宿緣所萃耶若所被之實理於斯猶未爲深弘若使外率禮樂內修無生澄神於泥洹之境以億劫爲當年豈不誡弘哉事不傳後理未可知幸勿據麁跡而云周孔則不然也人皆謂佛妄語山海經說死而更生者甚衆崑崙之山廣都之墜軒轅不死之國氣不寒暑鳳卵是食甘露是飲麋玕琪之樹歡朱泉人皆數千歲不死及化爲黃能入于羽淵申生伯有之類立明所說亦不少矣皆可推此之參有道聞佛法而毀狂者必不啻作脯城之死士可知矣當由所聞者未高故耶足下所聞者高於今猶可豹變也人是精神物但使歸信靈極粗稟教誡縱復微薄亦足爲感感則孙升豈非脫或不滅之良計耶昔不滅之實事如佛言而神背心毀自遁幽司安知今生之苦毒者非往生之故尒耶輕以獨見憒尊神之訓恐或自貽伊阻也佛經說釋迦文昔爲小乘比丘而毀大乘猶爲此備苦地獄經

歷故數況都不信者耶復何以斷此經必虛乎足下所詰前書中語爲因琳道人章句耳其意既已粗達不能復一二辨荅所製明佛論已事事有通今付往足下力爲善尋具告中否老將死以此續其盡耳此書至便倚索荅殊不窮悉宗炳白

重告并省大論置陣如項籍既足下以賤漢祖況弱士乎證譬堅明文詞淵富誠欲廣其利釋施及凡民深知君子之用心也足下方欲影響以神其教故宜緘默成人之美但常謂外國之事或非中華所務是以有前言耳果今中外宜同余則陋矣敢謝不敏雖然猶有所懷夫明天地性者不致惑於迂怪識盛衰之逕者不役心於理表儻令雅論不因善權篤誨皆由情發豈非通人之蔽哉朱緣言對聊以代面何承天白

皋音高 窮徒感反 翥之庶反 裸玄尾反 俚里字 拯音底 旌音精 集

莅音利 鷹力之反 錙上音側思反 銖下音殊 駟馬上音忿色下 驤息羊反 駉一訂反 漂疋妙反 儻蒲拜反 餒乃每反 暨音既 懲音澄 噬音逝 豺音柴 蝮方伏反 蠆謝云呼各反 癰上音雍下徐反 銊音越 赫許客反 兜音搜 鞲他弟反 刈魚吠反 榦古旦反 殞羽敏

反謬苗幻反駭胡解反匍匐上音蒲下皮北反頴以頃反碏音鵲戮音六諺魚箭反軀古本反齋羊逝反牲音生篤督音
恤思律反姬居之反悖蒲沒反驁音務繳音秘般音鉢反倏音叔蠢蠕初尹下音軟反毓余六反液音亦反槁音可瘁才遂反擯
必刃反駄出也墜也胎去聲咸字隕羽敏反墜也虹音紅昴音卯膓音暖反懲音澄
去聲反睨五啓反癃六中反壑呼各反頤余之反蹈音道玄良進反
毓玉頌反眩縣音皇字莽摸朗反篡初患反房步忙反阿
胖音判鼙阡參反否方久反糜窓碑反鐙音登謯許約反
咴尺之反咲笑字鵠胡篤反
狍音龙組阻字蠶昨含反褒遲一蒲音步蒿呼高反
肝汎反于悍汗音反操七到反笮音責周反譠他朗反遽其與反
鼾胡旰反警上音景反策音景反
羞苦良反磾音伭酷苦篤反
虐魚却反佚夷一反複音福汏大音蝡蛉上音冥下音靈蜾果音
鐘登字悛七全反改也
島擣音禱醢呼改反墜野字玕音工琪其
能奴臺反三足鼈也衽而林反禁
啻施智反敳吾告反貽余之反
迂委于反煮上訓云反蒿下呼高反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